

统编版

语文教材配套阅读丛书

YUWEN JIAOCAI PEITAO YUEDU CONGSHU

刘敬余 / 主编

猎人笔记

[俄] 屠格涅夫 / 著

冯 婵 / 译

[七年级]



名著 + 导读 + 考点

听名师讲名著常考考点 · 提高中考语文成绩

考点导读 | 名师赏读 | 阅读方法

中考真题 · 阅读自我测试 · 我的读后感



扫描二维码
听名师微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教育出版社

统编版 语文教材配套阅读丛书



猎人笔记

[俄] 屠格涅夫 / 著

冯 婵 / 译

刘敬余 / 主编

谢文晶 / 编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人笔记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冯婵译. —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17.10

(统编版语文教材配套阅读丛书 / 刘敬余主编)

ISBN 978-7-5522-8277-1

I. ①猎… II. ①屠… ②冯… III. ①中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7546号

统编版语文教材配套阅读丛书



猎人笔记

刘敬余 / 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教育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10mm × 1000mm 16开本 14印张 240千字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2-8277-1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质量监督电话: 13911108612 (010) 58572832 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我的朋友霍尔和卡里内奇 / 001

涅尔默莱和磨坊老板娘 / 014

打猎遇险 / 026

邻居拉齐洛夫 / 036

独院地主奥夫谢里科夫 / 044

办事处 / 058

总 管 / 079

县城的医生 / 095

莓 泉 / 104

孤 狼 / 114

塔吉雅娜·鲍里索芙娜和她的侄子 / 124

赫瓦伦斯基将军和阿波洛内奇 / 139

白净草场 / 148

幽 会 / 169

酒馆赛歌 / 180

我的读后感 / 197

中考真题回放 / 199

阅读自我测试 / 202

参考答案 / 204

我的阅读记录卡 / 206



CHAPTER

我的朋友霍尔和卡里内奇

1846

所有去过波尔霍夫县和日兹德拉县的人，都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境况的巨大差异感到不可思议。奥廖尔省的农夫一个个身材瘦小，略显驼背，整天愁眉不展、郁郁寡欢。他们住在白杨木建造的蹩脚小破屋里，穿着破烂的衣服和树皮制成的鞋，食物勉强果腹，从来不做生意，还要服劳役。而卡卢加省交田租的农夫境况迥异。他们住在松木建造的宽敞农舍里，身材高大，面皮白净，眼里闪烁着勇敢而快乐的光芒。他们平时衣着整齐，逢年过节还会特地穿上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被耕地包围着，旁边是变成污水塘的溪谷。除了几棵可以随时为居民效劳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瘦削的白桦树之外，方圆一俄里^①之内不见树木。房子挨着房子，房顶铺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则正好相反：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房屋错落有致，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篱笆也不东倒西歪，不会招引过往的猪来登门做客……所以，猎人们更喜欢前往卡卢加省。估计再过五六年，奥廖尔省仅存的那一点可

此处描写卡卢加省村庄优美的环境，从而反衬出奥廖尔省村庄的荒芜凋敝、环境恶劣的景象。

① 俄里：俄国的长度计量单位，1俄里约等于1.067千米。





怜兮兮的树木和灌木丛也必将荡然无存，就连沼泽地也将消失。相反，在卡卢加省，林地绵延数百俄里，沼泽地也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还未绝迹，温良的大鹑和忙碌的山鹑不时腾空而起，令猎手和猎犬惊喜不已。

有一次，我去日兹德拉县打猎，结识了卡卢加省的小地主波鲁特金，他是个酷爱打猎、有头有脸的人。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向省里所有的富豪小姐求婚，被人拒绝并被赶出门，他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亲友以及熟人诉苦，但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品送给那些被追求者的双亲；他总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虽然他认为这个笑话很可笑，可是从来不曾使他人发笑；他欣赏阿基姆·纳希莫夫^①的文章和小说《平娜》^②；他说话有些口吃，有时还带点家乡口音，比如把“可是”读成“可系”；他把自己的一条狗称为“天文学家”；他在家吃法式菜肴，这种菜肴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理解，就在于彻底改变每种食品的天然味道，经过这位烹调“能手”烹调，肉有鱼腥味道，鱼有蘑菇味道，通心粉有焦糊味道。当然，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伤大雅的瑕疵，波鲁特金先生确实是一位出色的人物。

“能手”一词用得传神，能把菜做得这样离谱，却用“能手”形容，增强了讽刺效果。

我和波鲁特金相识当天，他就真诚地邀请我去他家过夜。

“到我家有五六俄里呢，”他说，“步行太远，我们先到霍尔家去吧。”

“霍尔是做什么的？”

“是我家的佃户……他家离这里比较近。”

我们就向霍尔家走去。树林中间，一块经过精心清理和整治过的空地上，耸立着霍尔的独家宅院。

院子里是几间用篱笆圈在一起的松木房子，正房前面，有一个用细柱子搭

^① 阿基姆·纳希莫夫（1782—1814）：俄国诗人、寓言作家。^②《平娜》：俄国庸俗作家马尔科夫（1810—1876）的作品，别林斯基曾把这篇小说斥为“呓语”。

起来的敞棚。我们走进院子，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大约二十岁，身材高大，相貌堂堂。

“啊，费嘉！霍尔在家吗？”波鲁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他进城去了。”小伙子露出雪白的牙齿，微笑着回答，“要为您备车吗？”

“是的，伙计，备好车，再给我拿点格瓦斯。”

我们一起进了屋。圆木建造的洁净的墙上，一张本地常见的苏兹达尔木板画也没有挂。屋角摆放着一尊涂有银色服饰的高大神像，神像前亮着一盏神

描写霍尔家里干净整洁的环境，衬托了他们一家人的勤劳。

灯。一张椴木桌子干干净净，好像不久前刚擦洗过。在圆木间的隙缝里，在窗子的边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爬来爬去，也没有狡

猾的蟑螂藏身。那个小伙子很快就拿着一个装满格瓦斯的大白杯子出来了，另外还有一大块小麦面包和一个装着一打腌黄瓜的小木盆。他将这些食物摆放到桌子上后，就靠在门边，微笑着打量我们。还没等我们吃完，台阶前就传来了马车的声响。我们走出去一看，一个十五六岁头发拳曲的小车夫正坐在车上，费劲地勒着一匹强健的花斑牡马。马车四周站着六个大个子的小伙子，长相都和费嘉一样。“全是霍尔的儿子！”波鲁特金说道。“全是小霍尔，”已经随我们走到台阶上的费嘉接过话茬说，“还没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爸进城去了……当心哪，瓦夏。”他转身向赶车的那个孩子嘱咐道：

“赶得要又快又稳，你送的可是老爷。遇到沟沟坎坎要当心，悠着点，别把车子搞坏了，更不能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尔听到费嘉的俏皮话，都笑了起来。“把‘天文学家’也放到车上！”波鲁特金先生神气地喊道。费嘉兴冲冲地抱起那只摇头摆尾的狗，把它放到马车里面。

这时瓦夏松了一下马缰绳，马车启动了。“那是我们的办事处，要去看吗？”走了一会儿，波鲁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好哇。”“现在我已经不用了，不过还是值得看看。”他边说边下了车。说是办事处，不过是两个空房间而已。只见一个独眼老头从后院跑了过来，他是看房



子的。“你好，米尼亚伊奇，”波鲁特金对他说，“有水吗？”独眼老头走进屋去，很快拿来了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请尝尝吧，”波鲁特金对我说，“这是很好的泉水。”我们两人各自喝了一杯。“好了，我们走吧。”我的新朋友说道。我们又坐上了马车，半个小时后就到了他的宅院。

“请问，”晚餐时，我问波鲁特金，“为什么您那个霍尔跟其他佃户分开住呢？”

“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佃农。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给烧光了。他便跑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让我搬到您家林子里那片沼泽地上去吧，我可以交高价的租金。’‘你怎么会想起搬到沼泽地上住呢？’‘我喜欢那里。只是请求老爷不要派我去干任何事，至于交多少租金，您看着办吧。’‘每年五十卢布吧！’‘好的。’‘我可不准欠租！’‘一定不会拖欠……’于是他就迁到沼泽地上去了。从那时起，大家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霍尔^①。”

“那么，他后来有钱了？”我问道。

“是的。现在他付给我一百卢布的租金，我也许还要再提高一点呢。我不止一次提醒他让他赎身，可这个滑头总是信誓旦旦地说没办法，没钱。哼，他哪会没钱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喝完早茶，马上出发了。走到村里一间矮小的房子前，波鲁特金吩咐马车夫停了车，大喊道：“卡里内奇！”“来啦！老爷，来啦！”院子里有人应道，“我正在穿鞋呢。”我们的马车慢慢地朝前走，刚出了村子，一个四十来岁瘦高个子的汉子追上了我们。他就是卡里内奇，小脑袋稍向后仰，他那张和善、带点麻斑的黝黑脸孔，让我很有好感。卡里内奇每天陪主人去打猎（后来我才知道），帮他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他还要负责找鸟、打水、采草

描绘卡里内奇的外貌，表现出他的性格。这是“我”初见卡里内奇时他留给“我”的印象。

① 霍尔：俄语“黄鼠狼”的音译。

莓、搭棚子、追马车等。如果没有他，波鲁特金先生真是寸步难行。卡里内奇是一个性情非常愉快、温顺的人，他不断地低声哼唱歌曲，无忧无虑地张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时总是眯起蔚蓝色的眼睛，又经常捋一捋稀疏的山羊胡子。他走起路来不急不忙，可步子却很大，还拄着一根细长的拐棍。这一天他和我聊了好几次，服侍我时毫无媚态，但是伺候主人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当正午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逼着我们去找阴凉的地方休息时，卡里内奇便把我们领到了密林深处他的一个养蜂场。他给我们打开一间挂着一捆捆散发着芳香的干草的小茅屋，让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休息，自己在头上戴上一个网罩，拿了一把刀、一只瓦罐和一块木片，到养蜂房去为我们割蜜。我们喝过透明的温蜜水，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簌簌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到卡里内奇坐在门槛上，用小刀雕着一把木勺。我

此处运用比喻修辞，将卡里内奇的脸比作“薄暮时的天空”，展现了他对工作的喜爱和沉迷。

久久地欣赏着他的脸，他的脸是那么柔和而明朗，就像薄暮时的天空一样。波鲁特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立即爬起来。长途奔波和酣睡之后，悠然地躺在干草上是件惬意的事。

浑身懒洋洋的，脸上散发着微微的热气，甜美的倦意又使我们合上眼睛。我们终于起身，又去游逛，直到傍晚。晚餐时，我们又谈起了霍尔和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汉，”波鲁特金先生对我说道，“又勤劳又热心，但是却不能好好干农活，因为我总是拖着他陪我打猎……他哪里还有精力干活，您想想看。”我同意他的说法。过了一会儿我们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波鲁特金先生就进城去了，因为邻居皮丘科夫抢种了他的地，他要和邻居打官司。我只好一个人去打猎，傍晚时顺路去看望了霍尔。一个秃头的老头在门口接待了我，他矮小粗壮，肩膀宽阔——这人便是霍尔。我好奇地端详了一下霍尔，他的脸形酷似苏格拉底^①，同样是高高的有点疙瘩的额头，小眼睛，翘鼻子，还有点翻鼻孔。我们一起走进屋里，仍然是费嘉给我

①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送来了牛奶和黑面包。霍尔坐在长凳上，不动声色地抚弄着拳曲的大胡子，跟我攀谈起来。他仿佛感觉自己身份优越，言谈举止都慢条斯理，有时从长胡子下露出微笑。

我同他聊农事，谈收成，也聊到了乡下的生活习俗……他对我的话似乎都同意。只是后来倒让我自己觉得惭愧，自己其实说得不怎么样……我们的谈话越来越沉闷。大概是出于谨慎，霍尔说的话有时很隐晦……下面就是我们对话中的一例：

“我想问，霍尔，”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愿意从主人那里赎身呢？”

“我”提出自己的疑问，照应上文波鲁特金的话。

“我为什么要赎身呢？现在我和主人相处得很好，我的租金也能如数照付……我的主人很好。”

“但是，每个人都渴望自由。”我说。

霍尔斜看了我一眼。

“我不否认。”他说。

“那你怎么不去赎身？”

霍尔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用什么来赎身呢？”

“唉，算了吧，老头……”

“霍尔如果恢复了自由，”他低声说着，仿佛在自言自语，“那些没蓄胡子的老爷^①，就都来欺压他了。”

“那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哇。”

“胡子是草，想割也容易。”

“那你还说什么呢？”

“霍尔直接去经商好了，商人的生活要好一点，而且也能留胡子。”

“怎么，你没在那里做生意吗？”我又问他。

① 老爷：指大小官吏，在尼古拉一世当政时，根据他的命令，官员和绅士都不准留胡子。

“那只不过是贩卖点奶油和柏油……怎么样，老爷，要备车吗？”

“这个人真狡猾，说话滴水不漏。”我心想。

“不了，”但是我却顺口答道，“我不要车。明天我想在你家附近走走，如果不麻烦的话，请允许我在你的干草棚里过夜。”

“很欢迎。可是您住干草棚怕不大舒服吧？我叫娘儿们替您铺上床单，放上枕头。”他站起身来，喊道，“娘儿们，过来！费嘉，你同她们去。她们都是些饭桶。”

过了一会儿，费嘉拿着灯笼领着我到了干草棚。我躺在芬芳的干草上，狗在我的脚旁蜷缩成一团。费嘉向我道了晚安，转身把门关了。我久久难以入睡。这时，一头母牛走到门旁边，大喘了两口气。狗威严地冲着它狂吠起来。一只猪不断地哼叫着从棚子边走过去。有匹马也在附近某处嚼起干草来，不时打个响鼻……我慢慢进入了梦乡。

通过听觉写出田园独有的风光，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清晨，费嘉叫醒了我。我觉得这个快乐机灵的小伙子非常可爱，而且，据我观察，他也是老霍尔最宠爱的一个，两人时常相互逗趣。可能是在他家过夜的缘故吧，霍尔出来招呼我时，比昨天亲切多了。

“已经为您准备好茶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旁坐了下来，一个健壮的年轻农妇，是霍尔的儿媳妇之一，拿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一个挨一个地进来了。

“你真是儿孙满堂啊，有福气！”

“是呀，”他吃着一小块糖说，“他们对我们老两口似乎没什么不满。”

“你的孩子们都和你一起住吗？”

“是的。他们都愿意。”

“都娶亲了吗？”

“还剩一个呢，就是这个调皮鬼。”他用手指着费嘉说，这个小伙子又照老样子倚着门框。“瓦夏年岁还小，还没考虑。”

“我干吗要讨老婆？”费嘉回敬他说，“我这样多好，讨老婆干啥？找个



老婆吵架吗？”

“哼，你这个玩意……我还不知道你脑子里的所有想法！戴着个银戒指……只知道整天跟丫头们瞎闹……‘好了，不要脸！’（老头子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知道你的小算盘，你这小懒虫！”

“讨老婆有什么好处？”

“老婆是个好劳力，”霍尔严肃地说，

“老婆就是庄稼汉的仆役。”

霍尔的话揭示了当时劳动妇女的地位，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朽。

“我要好劳力有什么用？”

“不用说，你只想清闲自在吗？你们这号人的鬼心眼我早就看清了。”

“既然你这样说，你就给我娶亲吧。噢，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唉，去吧，去吧，你这个捣蛋鬼。你看，咱们把老爷吵烦了。放心吧，我准给你讨老婆……唉，老爷，您别生气，孩子小，还不懂礼貌。”

费嘉不在意地摇摇头……

“霍尔在吗？”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了，随着声音，卡里内奇捧着一束野草莓走进屋子，这是他采来送给好友霍尔的。老头子热情地迎接他。我吃惊地望着卡里内奇，实在料不到一个庄稼汉也会这样“温柔多情”。

我这一天出去打猎比平时晚了大约四个小时。此后三天，我都住在霍尔家里。两位新相识引起了我的兴趣，不知道我凭什么得到了他们俩的信赖，他们毫无芥蒂地和我谈话，我也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话，观察他们。这一对朋友

没有一点类似的地方。霍尔是一个积极、务实的人，有办事的头脑，很理智；卡里内奇则与他相反，属于理想派、浪漫派，狂热而

把这样一对截然相反的朋友放在一起写，使他们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

好幻想。霍尔注重实际，所以他造房攒钱，处理好与主人和其他有权有势之人的关系；卡里内奇则穿树皮鞋，艰苦度日。霍尔有一个人丁兴旺的和美家庭；卡里内奇曾经讨过老婆，却很怕她，没有子女。霍尔看透了主人波鲁特金的为人；卡里内奇崇拜自己的主人。霍尔爱卡里内奇，常常庇护他；卡里内奇也喜欢并尊敬霍尔。霍尔拙于言辞，可是心中颇有主见；卡里内奇善于言谈，却

无市侩的花言巧语……然而卡里内奇却有很多特长，这让霍尔也心悦诚服。例如，他能用咒语止血、镇惊、制疯，还能驱虫，他也是养蜂好手，他的手吉星高照^①。霍尔在我面前请他把一匹新买来的马牵到马厩里去，卡里内奇则诚恳地履行好友的要求，不让他怀疑自己的态度。卡里内奇接近自然；霍尔则接近人类和社会。卡里内奇不爱思考，盲目轻信；霍尔则目光高远，甚至有嘲弄人世的态度。霍尔博闻多识，让我学到不少东西。例如：每年夏天在麦收季节前，必定会有一个穿长衫的人坐着一辆样式独特的小马车来到各个村庄，卖大镰刀。要是付现钱，他就每把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到一个半卢布纸币；如果不付现钱，就要收三卢布纸币到一个银卢布。当然，所有庄稼人买镰刀时都不付现钱。两三个星期之后，这人便来收账了。庄稼人刚割了燕麦，所以都有钱付账。他们和这商人到酒店去，就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用现钱买下镰刀，然后赊给庄稼人，想乘机捞取差价，谁知庄稼人对这很不满意，甚至毫不理会。因为本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响，把它拿在手中反反复复地察看，无数次地同奸猾的小贩还价：“哎，伙计，这镰刀可不怎么好用啊，便宜点吧。”——向地主买，就失去了这种乐趣。对于我这个阅世不深又不了解农村生活的人，听了诸如此类的故事，真是受益匪浅。

当然，霍尔并不只是自己说个不休，他也问了我不少问题，听到我曾到过国外，他的好奇心便勃发了……卡里内奇的好奇心自然更大。不过，卡里内奇的兴趣集中在花草树木、山川瀑布、奇特的建筑和都市的繁华生活等方面。而霍尔喜欢关注国家政治和社会体制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逐个地发问：“这种事在他们那里跟我们这里有什么异同？……喂，您说说吧，老爷，是怎么样的？”在我讲述时，卡里内奇只是不停地惊叹，霍尔则眉头紧锁，很少开口，只是偶尔说：“这在咱们这里可办不到哇，这才合乎情理，真能这样该有多好！”我不能把他提出的问题——地转述给读者朋友，也没必要。但是从交谈

① 吉星高照：照迷信说法，有些人的手可以给人们带来好运气和成功，因此人们常请他们来牵新买来的马、安置新的蜂房等。



中我得到一个信念，读者对它也许怎么也料想不到，这个信念就是：彼得大帝真正体现出了俄国人的特性，俄国人的特性正表现于他的革新精神中。俄国人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坚强，以至于忍受折磨也在所不惜：他们很少留恋过去，而是大胆地憧憬未来。只要是先进的他们都喜欢，只要是合理的他们都吸取。至于这些东西来自何处，他们觉得无所谓。他们

高度概括了俄国人的革新精神，表达了作者的赞赏之情。

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乏味的理性；但是，用霍尔的话说，德国人是富有好奇心的民族，他准备向他们学习。由于他自己处境的特殊性和事实上的独立性，霍尔跟我说了许多，这些话在别人那里，就是用铁棍也撬不出，用石磨也磨不出。他的确很了解自己的身份。我同霍尔聊天，第一次听到了俄国农民那种纯朴而睿智的言语。作为一个庄稼人，他的知识相当广博，可惜他不认识字；卡里内奇却能。“这个鬼东西识字。”霍尔常说，“他养蜂也挺棒，蜂从来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死掉。”“你让你的孩子识字了吗？”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说只有费嘉认得几个字，其他几个都不认识。“什么原因？”老头置之不答，并换了话题。可见，不管他多么精明，也有许多执拗和偏见。比如说，他从心底瞧不起妇女，在开心时就嘲弄她们，拿她们取乐。他的老伴是个爱抱怨的老太婆，一整天不下炕，不停地怨这怨那，骂骂咧咧。儿子们都不搭理她，可是她的儿媳们怕她怕得要命。难怪一支民歌中的婆婆这样唱道：“你不揍新媳妇，不打老婆，哪像成家的人，哪像我的儿子……”有一次我试图为媳妇们鸣不平，想引起霍尔的同情，可是霍尔坦然地反驳我说：“您管这些琐屑小事……何苦呢，——让她们吵吧……劝解她们反而更

“坦然”写出了霍尔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

糟，也犯不着惹那份麻烦。”有时凶狠的老太婆从炕上爬下来，从过道里叫出看家狗来，嚷道：“来，过来，小狗！”抡起烧火钩照着那狗的瘦脊背猛打；有时立在敞棚下跟所有过路人，按霍尔的说法，“骂街解闷”。然而，她却怕自己的丈夫，他一声令下，她便老实地回到她的炕上。可特别有趣的是听卡里内奇和霍尔谈及波鲁特金先生时的拌嘴。“霍尔，别当我面议论他。”卡里内

奇说。“那他为什么不肯给你一双靴子？”霍尔反驳。“哼，靴子，我要靴子有什么用啊？我是个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哪，可是你瞧……”说着，霍尔抬起脚来，把他那双毛皮靴子给卡里内奇看。卡里内奇说：“哼，谁能比过你呀？”“哪怕给你点钱买树皮鞋也好嘛，你总陪着他去打猎，也许一天就要换一双树皮鞋吧？”“他给过我买树皮鞋的钱。”“可不，去年给了你一枚十戈比银币。”卡里内奇懊丧地扭过脸去，霍尔却放声大笑起来，这时他那双小眼睛眯得几乎看不见了。

卡里内奇唱歌非常动听，还演奏了一段三弦琴。霍尔听他弹着，忽然摇着头用悲怆的声音唱了起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哪，命运！》这首歌。费嘉便不放过取笑他老爹的机会：“老爷子，怎么悲伤起来啦？”但是霍尔只顾用手托着脸，眯着眼，继续哀叹自己的命运……但是，平时没有人比他更加辛劳了。他总是忙着什么，比如修马车呀，修补篱笆呀，整理马具呀……然而他不太讲究卫生，有一次我提了一下，他回答道：“屋子里应该有生活的味道。”

“托”“眯”“哀叹”形象地写出霍尔对痛苦命运的无奈。

“你看，”我反驳说，“卡里内奇的蜂房里是多么干净。”

“老爷，蜂房里若不干净，蜜蜂还肯住吗？”他叹气说。

第四天傍晚，波鲁特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和霍尔老头告别，还真有些难舍。我与卡里内奇一块坐上马车。“再见了，霍尔，祝你健康。”我说，“再见了，费嘉。”“再见，老爷，再见了，别忘了我们哪。”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燃起红色的火焰。“明天会是个好天气。”我看着明亮的天空说。“不，要下雨了。”卡里内奇反驳说，“看，鸭子在用力地拍水，而且青草的气息也很浓烈。”我们的马车跑进了树林，卡里内奇在车夫的座位上随着车身颠簸着，一边轻声哼唱着，一边不断地望着晚霞……

第二天，我离开了波鲁特金先生的家。